

■ 乡村儒学·古今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实践剪影

郑玄所注经书，颁于学官，成为官方教科书。清代，“土抱不其之书，户司司农之说”，“墨守郑君家法，为前古所未有”。

书带草长 桃李芬芳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
本报通讯员 李金科 王喜进

乘车出高密市区，一路向西，行驶半个小时左右，忽见白茫茫一片宽阔水域，这里便是山东省最大的水库——峡山水库。

天朗气清，水面波光粼粼，远处的峡山清晰可见，岸上绿树成荫，时有鸟儿飞过，让人不禁想起高密八景之一的潍河落雁。

风景迷人，却不见游客停留，偶有车辆经过，一眨眼工夫就消失在密林深处。透过树林，隐隐可见红墙灰瓦。转过几道弯，一座院落赫然出现。朱红的大门紧闭，不少游客正在此耐心等待。什么地方竟令游客舍美景而不顾？墙上有著名作家莫言题写的“大贤郑玄”四字。原来，此处名为郑公祠，供奉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、教育家郑玄。

郑君注经 历代遵习

看护郑公祠的老人打开大门，两进院落映入眼帘。拨开杂草，外进院落墙壁上记述郑玄生平事迹的壁画露了出来。内进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花草树木郁郁葱葱。祠堂高坐在台基之上，有23级阶梯相连。祠堂前有古柏一棵，据说为郑玄手植，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，郑祠老柏亦是高密八景之一。郑玄墓坐落在祠堂之后，荒草丛生，墓前立有清代石碑，上书“汉郑康成先生之墓”。

根据碑刻和其他史料记载，除古柏之外，院内的一切被无情的时光一次又一次毁坏，历代文人不断修葺重建，他们为何会这般百折不挠？

清末名臣张之洞曾感叹读经古难今易，他说：“故同一书，古人十年方通者，今人三年可矣。前人甚苦，后人甚乐，诸公作室，我辈居之；诸公作品，我辈用之。今日只需善买书经，读之便省力易见效。若无前贤诸公，自考之则甚苦，不考之则多误。师承诸公考经，使后人得门而入，事半功倍矣。”

张之洞所说前贤诸公，就包括汉朝的经师，其中又以郑玄的贡献最大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为钳制思想，焚书坑儒，儒家文化遭受重创。西汉建立后，儒学复兴。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儒学更是成为官方学说。由于经典被毁，一些老儒生依靠记忆，书写经典，这部分经典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成，叫做“今文经”。汉武帝时，人们在孔府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经书，这批经书用秦统一之前的文字写就，被叫做“古文经”。

今古文经学是当时两大对立的学术派别，东汉朝廷崇今贬古。今文经学内部派别林立，一个经师注经，就自成一派。以《易经》为例，便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种版本，每家之下又各分出三四家，如树之枝蔓，杂乱无序。各个派别因学术观点不同，相互攻讦，莫衷一是。一些经师在注经时穿凿附会，有时解释一两个字竟需洋洋几万字。经师注经原本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容易地读懂经书，却成了理解经书真意的障碍。读书人饱受经义烦琐的困扰，虽皓首不能穷经。一个名叫郭路的人，日夜钻研经典，竟累死在灯烛之下。



金代重刻唐史承节撰后汉大司农郑公之碑



郑玄画像

郑玄注经与众不同，他不拘于门户之见，融合今古文经学，择善而从，言简意赅。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记载，郑玄一生所注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中候》、《乾象历》，再加上其他著作，凡百余万言。

郑玄注经后，经学为之一变。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李文奇介绍说，郑玄所注经书很快取代了其他版本，流行天下。郑注古文费氏《易经》流行，今文的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《易经》遂废止；郑注古文《尚书》流行，今文的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《尚书》便失散；郑玄《毛诗》流行，今文的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即不显；郑注《三礼》流行，大、小戴和庆氏三家《礼》遂不行；郑注《论语》流行，鲁、古《论语》最终散失。后人评价，郑玄注经让经学进入了小一统的时代。

除了“删裁繁冗，刊改漏失”外，郑玄还投身于经学论战之中。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三文，攻击他家经学。郑玄看后，写了《发墨守》、《针膏肓》、《起废疾》三篇文章，与何休论战。何休读完感叹道：“康成人吾室，操我矛，以伐我乎。”这次论战后，郑玄得到了“经神”的称号。

唐代，郑玄所注经书，作为官方教科书，颁于学官。科举取士，从四书五经中命题，其中有不少是郑玄所注，成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所在，因此郑玄所注各经，历代遵习。“由唐而未者，耳濡目染于康成之书，未闻敢有肆无忌惮以显举其书而叛之也”，清代更是“土抱不其之书，户司司农之说”，“墨守郑君家法，为前古所未有”。

古人认为，后学之于前贤，犹弟子之于师，郑玄作为一代鸿儒，读书人更要读其书、景其行。清代，每到七月初五郑玄生日，读书人都会祭祀。礼学三胡之一的胡培翠与魏源等人于万柳堂、张星鉴在虞山赵氏书斋都祭祀过郑玄，并作文记之。远方的读书人尚且如此，



清乾隆十四年重修郑公祠碑



郑公祠

本地的父母官更不敢懈怠，郑公祠一旦坍塌荒废，便着手增修重建，元、明、清代都留下过记录。

郑生东去 吾道东矣

郑玄注经，让后人事半功倍，他自己却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皓首穷经，劳而功少。俗话说，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，郑玄能在纷繁复杂的经学中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成为“经神”，靠得正是出众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。

东汉顺帝永建二年（公元127年），在潍水河畔的梓桐村，郑玄呱呱坠地。

据说，郑玄从小就非常聪明，8岁时就能根据丧服判断生者与逝者的亲疏，并指导小伙伴们上演了一次逼真的丧礼，因此还受到了父亲的责骂。

史料记载，郑玄数学天赋极高，八九岁能算乘除。有一次，母亲带郑玄回娘家，外祖父有意要考验孩子们的学问，念道：“小园荷塘藕芽生，日长一寸露峥嵘。屈指已满三十日，夜来蓦然起秋风。去水六寸吹折断，新蕊斜垂染水红。蕊蕊之间八寸正，荷塘深浅谁知情？”外祖父问谁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其他孩子都摇头不知，只有郑玄回答：“荷塘水深一尺四寸。”

13岁时，郑玄已学习了讖纬之学。一天，邻居家黄牛走失，两天都没有找到。郑玄让邻居到潍河以北、六里路外的柳树去找，邻居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牛。此事传开，郑玄被乡亲们称做“神童”。原来，那个地方地势低洼，下雨时雨水汇集，从山上浸下的硝盐在地表富集，牛特别喜欢啃食，郑玄有一次便被牛带到了这里。由此可知，郑玄能帮邻居找到黄牛，并不是真的神机妙算，而是善于观察总结。

“神童”称号的背后浸透着辛勤的汗水。郑玄勤学好问，放牛时也不释卷，古语说：“郑康成家牛，触墙成八字”，意思是郑玄放牛时也读书不辍，久而久之，牛也耳濡目染，能识字了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诗曰：“郑牛识字吾尝叹，丁鹤能歌尔亦知”。

郑玄在那县里的名气越来越大，21岁时被北海相杜密举荐到太学学习。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各个角落，都留下了郑玄刻苦学习的身影。

那时，大学生有长短两种假期。短假称旬假，每十天放假一天，供学生个人支配；长假每年两次，每次一个月。五月放田假，让大学生在读书时不忘耕作；九月放授衣假，让大学生回家添置衣服，准备过冬。当其他同学放假回家时，郑玄继续留在太学中学习。据说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让人煮了一锅很稠的粥羹，拿回宿舍后，用刀划成几份，每顿饭吃一份，连吃几天。

在太学求学期间，郑玄先师从第五元，学习《京氏易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三统历》和《九章算术》，后又跟随张恭祖，学习《韩诗》、古文《尚书》等。

读万卷书，还要行万里路，在太学中学习了九年之后，郑玄决定外出游学。

据说，郑玄临行时，同学为他筹集了路费，一位住在京城的同学还牵来了一头毛驴，供他骑行。郑玄随身携带了许多书籍，他不舍得骑驴，只让它驮运书籍，有时甚至会分担毛驴的重担。遇到下雨天，郑玄便把雨具披在毛驴身上，防止雨水淋坏经书，留下了一段“爱驴护书”的佳话。后来，这头毛驴死去，郑玄

的同学卢植派人埋葬了它，并在坟前立碑，上书“五经之驴”。

数年间，在毛驴的陪伴下，郑玄游历幽、并、兖、豫等地，遍访名山大川，名人故里，“获颦乎在位通人，处逸大儒，得意者咸从捧手，有所受焉”。

经过在太学中的学习和四方游历，郑玄学问大进，一时间山东无足问者，于是便西入关中师从马融。

马融，字季长，扶风茂陵人，为关西大儒。马融名声在外，慕名来投的弟子众多，常有千余人。由于弟子人数太多，马融只给其中的五十余人讲课，然后再派这些人教其他弟子。郑玄到马融处三年，未见其面。郑玄在马融的住处附近自起精庐，一边耐心等待，一边昼夜习经。

一天，马融与弟子探讨图纬问题，无人能解。马融听说郑玄善算，便召其来一试。郑玄用“勾股割圆”的方法解决了马融的难题，从此得以登堂入室，直接聆听马融讲课。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，郑玄回家尽孝。望着弟子东去的背景，马融感叹说：“郑生东去，吾道东矣。”

饮酒一斛 拒袁绍辟

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理想，汉代没有科举取士，但征辟与察举的主要对象仍是饱学之士。郑玄从马融处学成归乡后，已名震天下，相随弟子已达千余人。郑玄何论战后，“求学者不远千里，赢粮而至，如细流之赴巨海”。郑玄不仅获得了读书人的认可，甚至赢得了黄巾军的尊重。汉献帝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郑玄自徐州回高密，路遇数万黄巾军，黄巾军“见玄皆拜，相约不敢入县境”。以郑玄的学识和声望，谋取一官半职如探囊取物，但四方聘请，他却不为所动，专心注经和教学，播撒知识的种子。

史料记载，汉献帝时，郑玄“州辟举贤良、方正、秀才、公府十四辟”。再加上桓、灵朝，郑玄受征辟次数更是不可胜数，他皆辞而不就，其中包括拒绝大将军何进和称霸一时的袁绍。

何进以妹贵，出任大将军，一时权势熏天。何进听到郑玄的名声，召他来相见。地方官员不敢违拗何进的旨意，胁迫郑玄启程。郑玄迫不得已，只好来见。当时，郑玄已是不惑之年，何进专门让人安排了几案拄杖，以示尊重。但郑玄不穿朝服，头扎幅巾，并不领情，天没亮就离开了。

当年，正是袁绍倡议何进广纳贤才为己所用。郑玄的声望和才德袁绍一清二楚，等他总兵冀州，便派使者来请郑玄。

袁绍大宴宾客，郑玄最后一个到。袁绍手下的幕僚见郑玄是个老儒生，心存轻视，提出各种刁钻古怪问题，为难郑玄。没想到，郑玄从容对答，说得这些人心服口服。

仗仗着人多，袁绍的手下想要灌醉郑玄，三百多人轮番敬酒。郑玄干了一杯又一杯，面不改色，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说：“（郑玄）身长八尺，饮酒一斛，秀眉明目，容仪温伟。”

小时候，酒曾引发郑玄对礼的思考。传说，一个初夏的中午，郑玄的爷爷郑明喝了春酒后打起了盹，他的枕边放着一坛新酿的春酒，酒香老远就能闻到。郑玄经不住诱惑，蹑手蹑脚走上去，掀开盖子舀了半碗。郑玄刚把

酒举到嘴边，突然想起初饮春酒要先拜祭，便放下酒碗，模仿爷爷的样子拜祭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是偷酒，偷本来就是无礼，还要按礼仪祭拜吗？

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，郑玄爱酒，从小身体里就有酒因子。他和卢植除志趣相投外，酒量都很大，每人每次能饮酒一石。据《酒谱》一书记载，郑玄辞别马融时，马融设宴为其饯行，郑玄放怀畅饮，神情自若。

郑玄拒不出仕，入太学之前在家乡担任乡啬夫成为其唯一真正为官的经历。后来，汉献帝任命郑玄为大司农，郑玄接受但未就职，以生病为由乞求还家。从此，人们称郑玄为“郑司农”。

相较于做官，郑玄对经书更感兴趣。郑玄担任乡啬夫时，就“常诣学官，不乐为吏”，为此郑玄的父亲几次发怒，却阻止不了他。

郑公祠中，当中供奉着郑玄和两位夫人，左侧是郑玄之子郑益恩，右侧是郑玄的孙子郑小同。郑玄44岁时，郑益恩出生。老来得子，郑玄对益恩的喜爱之情可想而知，更容易对儿子吐露心志。郑玄用尽毕生精力注经，自己的著作不多，却有一篇《戒子益恩书》流传下来。在书中，郑玄表示，自己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拒绝官府的征辟，是想竭尽才能，“念述先圣之原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齐”。

郑玄不愿做官，一方面是志不在此，另一方面或许是被老师同学朋友朝不保夕的为官经历所深深触动。

东汉末年，外戚宦官交替专权，朝政腐败，前一天还贵为三公九卿，后一天被罢官杀头的现象屡见不鲜。郑玄游学时，曾到下邳向陈球请教律法。后来，陈球入朝为官，官至太尉，仅仅两个月就遭罢免，后下狱致死。郑玄的老师马融，因遭文得罪外戚，不仅不能升迁，还被发配在外。

郑玄小心翼翼，却仍免不了受宦海波及。第二次党锢之祸起，名士李膺、杜密等被下狱处死，郑玄因受杜密举荐入太学读书，受到牵连，被禁锢长达14年之久。官渡之战前夕，袁绍为壮大声势，召郑玄随军。在行军的路上，郑玄病逝。

客耕东莱 桃李满门

郑玄学成还乡后，弟子人数日渐增多，然而，郑玄家贫，没有条件讲学。东莱伏家乐善好施，与郑玄祖上有些交往。郑玄便修书一封，希望借地讲学。伏氏回信，称不其山上一庙堂闲置可用。于是，郑玄“客耕东莱，学徒相踵已数百千人”。

不其山的讲学生活十分艰苦，没有绳子，就用山上的草捆扎书筒，当地人因此将郑玄和弟子捆书用的草叫做“康成书带草”。此后，书带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争相赞颂的对象。唐代诗人陆龟蒙有《书带草赋》：“彼碧草草，云书带名。先儒既没，后代还生。有味非甘，莫共三山之苓。无香可嚼，难将九碗兰争。叨词林畔种，在苑苑中荣……”

《三齐记》记载，书带草“大如韭，叶长一尺余，坚韧异常”。在郑公祠的后院中，种植着几株书带草，叶子宽而长，开着一串串紫色的小花，据说可以长到高出成人的膝盖。

郑玄在不其山的讲学地点，不止一处。胶州东石山有一石窟，胶州博物馆馆长王磊介绍，石窟长约1.6米，宽1.2米，顶部为弧形大小，长宽约2米。当地人传说石窟曾是郑玄讲学的地方，称其为“康成书屋”。

在不其山讲学三年有余，郑玄遭党锢之祸，于是杜门不出，专心注经，仍有弟子数百人。后来，黄巾起义爆发，郑玄为躲避战乱，再次率领弟子入不其山，直至因粮食短缺，才将弟子遣散。

郑玄还曾在淄博黄山讲学，黄山上也有书带草。《淄川县志》记载，郑玄“后游学淄川，居黄山，授生徒五百人，四方文学之士多宗焉”。

郑玄讲学注重实践，为了讲授《三礼》，他与弟子开辟出一块空地，取名为演礼场，并制作了道具，让弟子按经书上记载去演示。在郑玄讲学的地方，留下了“书院村”、“演礼场”等地名，延用至今。

郑玄善于识人，对每个弟子的秉性特点了然于胸，可以因材施教。他评价弟子国渊说“国子尼，美才也，吾观其人，必为国器”，认为赵商“博学有秀才，以讲难而口吃，不能剧谈”；称任颙“有道德”。

在郑玄的谆谆教导下，大部分弟子都取得了“皆如其言”的成就。

刘备虽然没有被列入郑玄弟子的行列，但也曾受过郑玄的教导。郑玄在徐州避乱时，刘备为徐州牧，以师礼事郑玄。

刘备向郑玄请教了刑罚宽严的问题。当时，天下大乱，朝廷为缓和和社会矛盾，频繁大赦，反而让社会秩序更加混乱。郑玄反对一味宽大，主张因时因地制宜。在注《周礼》时，郑玄认为治新国应用轻法，治国用典刑，刘国用重典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诸葛亮曾转述刘备的话说：“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告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语赦也。”此后，蜀汉的治国策略体现了郑玄的思想，诸葛亮辅佐后主时，十年不赦免犯人，结果蜀地大化。

·相关阅读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

从徐州回高密的路上，郑玄尽管受到了黄巾军的礼遇，但当时北方局势动荡，军阀混战，这仍是一趟险象环生的旅途。

郑玄二入不其山，因粮食短缺不得不遣散青州学生。之后，他在黄山讲学。黄巾军进攻徐州，黄山亦不宜久留，郑玄于是南下，避乱徐州。

当时，陶谦任徐州牧。他曾大破黄巾军，使黄巾军不敢犯境。在陶谦的治理下，“徐房

百姓殷盛，谷实甚丰，流民多归之”。

据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记载，郑玄到徐州后，“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”。

徐州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陶谦的礼遇为郑玄注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郑玄在其《孝经序》中说：“仆避难于南城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，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《孝经》。”

《太平寰宇记·沂州·费县》载：“南城山……今西上可二里许，有石室焉，周回五丈，俗云郑康成注《孝经》于此。”到清代，石室还在，光绪年间的《费邑古迹考》说：

“今石室犹存，传为注《孝经》处。”

郑玄为何会舍弃徐州安定的治学环境冒险返回高密呢？这要从他与孔融的交往说起。

汉献帝初平二年（公元191年）孔融出任北海相。上任伊始，孔融就马上登门拜访郑玄。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说：“国相孔融深敬于玄，屣履造门。”

孔融对郑玄的敬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孔融说：“昔齐置士乡，越有君子军，皆异贤之意也。郑君好学，实怀明德。昔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竭者仆射邓公，皆汉之名臣。

又南山四皓有园公、夏黄公，潜光阴耀，世嘉其高，皆悉称公。然则公者，仁德之正号，不其大事大夫也。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。”郑玄未位列三公，孔融却称他为“郑公”，并让高密县设立一乡，名为“郑公乡”。孔融嫌梓桐村的大门不够高大，与郑玄的身份不相符，令人扩建，能容高车大马通行，命名为“通德门”。

孔融对郑玄礼遇有加，但与别人许诺的高官厚禄相比，他给的大都是虚名。郑玄对别人的延揽置若罔闻，却对孔融的礼遇另眼相看，是因为孔融不仅是高官，还在读书人中颇有名气。

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，《三字经》中的“融四岁，能让梨”，说的就是他。

史书记载，孔融10岁时就取闻李膺的府门。当时，李膺是天下名士，与其交往被称做“登龙门”。孔融对守门人说他是李膺的亲戚。李膺接见了孔融，问：“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啊？”孔融回答说：“我的祖先孔子与

你的祖先李耳为师友，我和你不就是累世通家了？”在场的很多宾客都称赞孔融聪明，有一个人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孔融反驳说：“从你的话看，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。”李膺大笑，说孔融“高明必为伟器”。

党锢之祸起，张俭躲到了孔融家。消息走漏，张俭逃走，孔家抵罪。孔融兄弟争着挺身而出，出现了一门争死的情形。

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孔融如此优待郑玄，郑玄心存感激。因此，当孔融邀请郑玄返乡时，已经70岁的郑玄冒险北上。

汉献帝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黄巾军围攻孔融屯兵的都昌，郑玄派儿子郑益恩率兵救援。在战斗中，郑益恩战死，年仅27岁。郑玄44岁才得独子，最终却白发送黑发人。

郑益恩死时，其妻已怀孕，后来生下一子。这个孩子的生日与郑玄相同，手的纹理和郑玄相似，于是，郑玄给孙子取名为郑小同。